



往事情怀

## 豆香

文/衣名

空气里忽然漫开一缕清润的豆香,不是浓得冲鼻的馥郁,是带着草木气息的浅淡回甘,像谁在时光深处轻轻拧开了一只装满记忆的陶瓮。循着香气望去,竹筛里的黄豆正滚出细碎的声音,圆滚滚的金粒撞着筛沿,簌簌落在粗布上,颗颗都泛着温润的光。这味道我太熟悉了,熟悉到一呼吸,就想起母亲的手,那双布满薄茧的手,却总能把最寻常的豆子,酿成岁月里最绵长的甜。

竹筛晃动的节奏里,母亲的身影渐渐清晰。她坐在小马扎上,身前是摊开的竹匾,指尖捻起黄豆,细细挑拣着瘪粒与杂质,阳光落在她的发间,映出几缕银丝。“豆子要选饱满的,才养人。”她总这么说,声音温和得像清晨的阳光。风从院外吹进来,带着树影的晃动,也带着豆香的漫溢,恍惚间,童年的时光就顺着这香气流了回来——灶火边的翻炒声、石磨的咕噜声、陶瓮封口时的青石重压声,还有母亲笑着递来一碗甜豆浆时,指尖的温度。

最难忘母亲磨豆腐的清晨。天还蒙着一层墨蓝,老宅的灶房就亮起了昏黄的油灯,石磨“吱呀吱呀”的转动声,像一首慢节奏的童谣,撞碎了夜的寂静。母亲把泡足了水的黄豆舀进磨眼,双手扶着磨杆,身子微微前倾,一圈圈推着沉重的磨盘。黄豆在石碾间渐渐化为乳白的浆汁,顺着磨盘的纹路缓缓流淌,滴进下方的木桶,那股带着生豆清香的气息,混着柴火的暖意,一点点充满整个屋子。我总爱蹲在磨旁,趁母亲不注意,伸手蘸一勺刚磨出的豆糊塞进嘴里,清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,却被母亲轻轻拍掉手背:“小馋猫,生浆要煮熟才能吃,吃着才香。”

煮浆的铁锅架在土灶上,火苗舔舐着锅底,母亲守在灶边,用长柄勺不停搅动,防止豆糊粘锅。随着蒸汽升起,豆香愈发浓郁醇厚,先是淡淡的清鲜,渐渐变得绵长厚重,连院外的麻雀都被引来,落在窗台上叽叽喳喳地叫。等豆浆沸腾后,母亲会舀出一碗,撒上半勺红糖,递到我手里:“快喝,暖乎乎的补

身子。”捧着粗瓷碗,指尖触到滚烫的温度,甜香顺着喉咙滑进胃里,连带着母亲掌心的暖意,一起融进了童年的晨光里。剩下的豆浆,母亲会慢慢倒入卤水,看着乳白的浆液渐渐凝结成嫩豆腐,再用纱布包裹,压上青石,滤去水分,变成紧实的豆腐块,无论是清炒还是煮汤,都带着独有的豆香。

母亲的炒豆更是一绝。她会先把粗盐倒进铁锅翻炒,直到盐粒发黄变焦,再倒入晾干的黄豆,豆子与热盐碰撞,起初是细碎的“沙沙”声,渐渐变成清脆的“噼啪”响。母亲总说“急火炒皮,慢火煨心”,炒到豆子将透未透时,她会铲起灶膛里的炭火余烬,盖在豆子上焖一会儿,让余温慢慢焙透豆心。掀开锅盖的瞬间,香气轰然炸开,裹着盐霜的豆子泛着焦糖色的光泽,母亲再撒上一点碾碎的花椒叶,那清冽的麻香,恰好压住了豆腥,勾出更深沉的咸香。邻居家的孩子闻香而来,围在竹匾旁,你一粒我一粒地抢着吃,“咔嚓”的脆响里,混着欢声笑语,把贫瘠岁月里的快乐,炒得滚烫滚烫。

后来离家求学,母亲总会在行囊里塞一小罐她腌的豆鲞。粗陶瓮里,黄豆吸饱了糟辣椒的鲜香,裹着三分糙的炒米粉,经过时光的腌渍,变得软糯入味。她说这豆鲞耐放,饿了就着米饭吃,顶饱。每次打开罐子,那股熟悉的香气就会瞬间将我拉回老宅的院坝,想起母亲坐在小马扎上挑豆的身影,想起石磨的转动声,想起灶火旁的温暖。如今市面上的豆制品琳琅满目,却再也吃不到那样纯粹的味道——那味道里,有母亲挑选黄豆时的细致,有推磨时的辛劳,有翻炒时的耐心,更有藏在岁月里的深情。

如今母亲已不在,可每当闻到豆香,就像她从未离开。那些与豆子相关的时光碎片,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母爱,早已随着一缕缕豆香,漫染了漫长岁月,刻进了我的骨血里。无论走多远,无论过多久,那清润绵长的豆香,都像母亲的呼唤,指引着家的方向,温暖着每一个寻常日子。

人间百态

## 病房里的人

文/李小米

去医院探望一个住院的友人,与他同病室里有一个姓王的老头,来自乡下,高血压导致的脑梗,意识清楚尚能言语,插着胃管。护理王老头的是他从外地赶回来的儿子,我常见老父亲的手一直拉着儿子的手不松开,父子俩长久无语,老父亲那瘦骨嶙峋的手,青筋鼓凸,像薄土里蠕动的蚯蚓。那天,王老头哼哼唧唧,要儿子去买瓶老白干喝上几口。王老头的儿子告诉我,“父亲这么大年纪了,还在乡下种菜,每天喝两顿白酒。”

照顾88岁徐大爷的是他81岁的老伴儿,我问她:“老人家,为啥不让儿女来啊?”老人笑呵呵地说,“孩子们忙,我就就行了。”徐大爷患老年痴呆,已经认不得儿女们了,但还认得老伴儿,常对老伴儿发脾气,老伴儿面对徐大爷一直笑眯眯的样子。患肺气肿的刘大爷,请了一个护工陈大姐,有天儿子来看大爷,大爷很激动,儿子临走前,刘大爷挣扎着起身说,“麻烦了。”我见刘大爷的儿子眼眶里浮动着泪。护工陈大姐眼圈乌黑,这是长期睡眠不足造成的。陈大姐的丈夫7年前突然人间蒸发,至今没消息。陈大姐一家人的重担就靠她扛着,她还有一个智障的儿子,患病的公婆。陈大姐在医院已干了10年护工,她轻声告诉我,“在她怀里死去的人已有7个。”

“一个人进了医院,就好比一辆车去做检修或保养,修好了,可以继续行驶,没修好,就成了报废车。”说这话的人是货车司机老郑。老郑前不久进了一趟医院,做了一次手术出来,人突然显得豁达了。老郑出了医院,就去买了一个卤鸭子开始猛啃,还说,“人要不亏待自己才行。”

像老郑这样从医院出来的人,我接触不少,他们好比去鬼门关打探了一次,回来后顿时大彻大悟了。命若琴弦,只要琴弦未断,就好好弹奏。

吴先生是一家大公司老总,这辈子已经不缺钱了,却被一场大病击倒。我去医院探望他,给他倒了一杯水,他一饮而尽,感叹说,“人啊,只要活着,喝白水也是幸福的。”从医院出来后,吴先生跑到一棵大树下睡觉,睡得十分香甜,我在一旁都能听见他的鼾声。春天,吴先生和部下去郊外栽植了100多棵树,他说,“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抚育它们长大成林。”

那年,一个亲戚住院时,我去看望并陪伴。隔壁一个女人,深夜痛得撕心裂肺,她是胃癌,她的儿子在医院走廊痛苦地抓着头哭着说:“我一点儿也帮不上我妈啊……”第二天下午,那女人就无声无息了,生命就此落幕。有一个乡下男人,木讷沉默,他的妻子因乳腺癌割掉了一个乳房,女人出院前,他悄悄去买来乳罩,安慰妻子说:“可以安海绵的,别怕。”

一些在医院病房里的病友,出了医院后,有的还保持联系,甚至还成了朋友。老朱和老向就是这样一对朋友,两人都曾在医院死里逃生了一次,他们在医院相互安慰,生命的曙光照进了病房。出院以后,他们常在一起喝茶,闲聊,两家人还出门旅游了一次。病房里这种友谊,有时候给人一种生死之交的感觉。

“有时去治愈,常常去帮助,总是去安慰”。每当面对医院大楼,这声音就会在心里久久回荡,让我注目那些从医院出来的人,再次乘上穿过隧洞的“生命号”列车,阅尽人间风景,珍惜美好人生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:lybdx1862@163.com